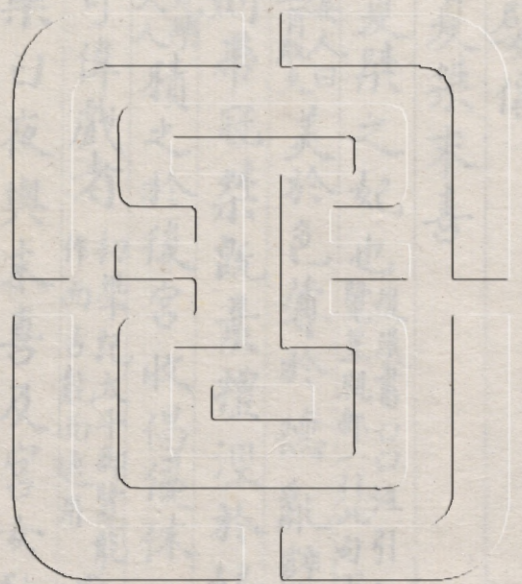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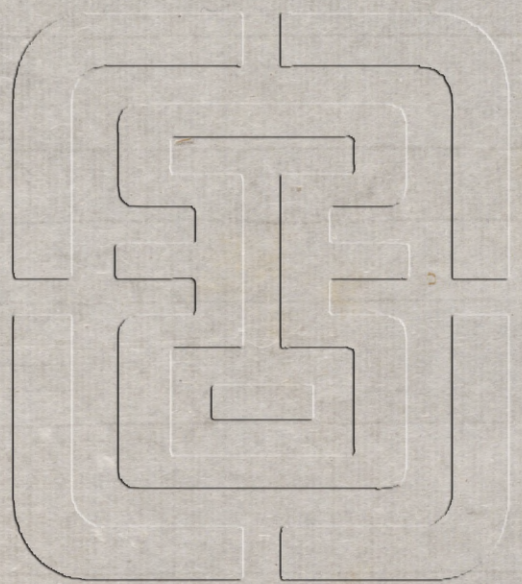
列女傳卷之七

蘇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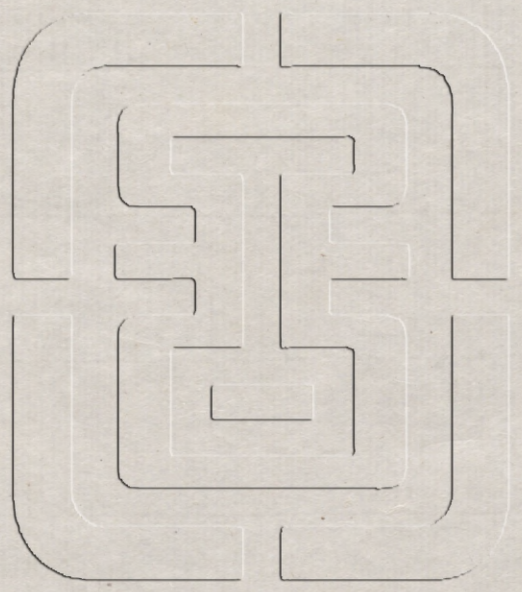
錢塘吳端思撰注



末喜者... 夫心... 能為... 補... 末喜... 池可以... 鼓而... 三千... 其... 飲...







列女傳卷之七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孽嬖傳

夏桀末喜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

後漢書口口注引妃下有有施氏女四字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此句下有桀伐有施有施女以末喜

十字并注以女其人曰女六字今本蓋有脫文

美於色薄於德亂辭子無道女子行丈

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淫於婦人人求美女

初學記樂

部上太平御覽樂部七作四方美人

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

初學記太平御覽能

儒狎徒

倡初學記太平御覽

非能為奇偉戲者

初學記太平御覽能

聚之於房

太平御覽

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置

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日恣為酒

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鞠其頭而飲



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未喜笑之以為樂龍逢進

諫曰君無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

不聽以為妖言而殺之造瓊室後漢書荀爽傳注引作瓊室淮南本經訓同

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尚不厭養召湯囚之於

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於是蕩受命而伐之戰

於鳴條太平御覽兵部四十四引注云鳴條南夷地名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末

喜嬖妾同舟嬖妾不必實指其人管子輕重甲篇有女華作書紀并沈約注有山氏女二人琬琰皆傳會不足信流於

海太平御覽作浮海史記夏紀正義引淮南子作汜死於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

婦為梟為鷓此之謂也

頌曰末喜配桀維亂驕揚桀既無道又重其荒姦軌是用不恤法常夏后之國遂反為商

### 殷紂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此句下有紂伐有蘇有蘇女以妲己美而辨用心邪僻夸比於體戚施

於貌二十五字史記賈生列傳索隱引曹木家去體柔人之夸毗也北堂書鈔后妃部四用心邪僻又佞諂邪媚厥貌惟妖厥行惟軌所與貴之所憎誅之美好辭辨與於姦軌並云出列女傳皆此傳佚文嬖幸於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

以距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

為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

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

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臣羣女咸獲所

欲積糟為邱流酒為池懸肉為林使人裸形相逐

其間為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

者書牧誓正義引此句下有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十一字今本脫紂乃為炮烙之法書正義引乃字



下有重刑辟三字今本脫盧校烙改格說見鍾山札記

膏銅柱加之炭

史記殷紀集解加上有下字荀子議兵篇注炭下

有上

今有罪者行其上

史記集解荀子注皆作行焉

輒墮炭中

荀子注炭作火

姐已乃笑比干諫曰不脩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

禍至無日紂怒以為妖言姐已曰吾聞聖人之心

有七竅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下有竅有九毛四字於是剖心而觀之囚箕子

微子去之武王遂受命與師伐紂戰于牧野紂

師倒戈紂乃登廩臺史記殷紀鹿臺徐廣曰鹿一作廩逸周書克殷解作廩衣寶玉

衣而自殺逸周書世俘解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以自焚汪天智王之上美者縫環其身以自厚也於是武

王遂致天之罰斬姐已頭懸於小白旗陳氏與曰小白即雜帛也左傳謂之

少帛白與帛通以為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

晨惟家之索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

維王之印此之謂也

頌曰姐已配紂惑亂是脩紂既無道又重相謬指

笑炮灸諫士劊囚遂敗牧野反商為周

周幽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

人之神國語韋昭注褒人褒君也化為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韋昭云共處曰

同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國語與去之與止之史記周紀同漢書五行志

去之止之此疑有脫文莫吉卜請其糝藏之而吉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糝血也韋昭云糝龍所吐沫

龍之精氣也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糝積中乃置之郊

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糝流

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為玄蜃國語



作龍韋昭云龍或為蜺蜺  
蜺蜺象龍史漢亦皆作龍  
既亂韋昭云毀齒曰  
齧此疑毀下脫齒字  
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謠曰  
槃弧箕服韋昭云山桑曰槃弧  
弓也箕木名服矢房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國語  
作未

漢書作其劉向以為其  
服蓋以萁草為箭服寔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

賣槃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聞

童妾遭棄而夜號妾下疑脫  
之女二字哀而取之遂竄於褒長

而美好褒人始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

釋褒始故號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

侯之女而立褒姒為后廢太子宜咎而立伯服為

太子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卹國事驅

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流湏流一本  
作沈倡優

在前以夜續晝續一本  
作繼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

端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

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為舉烽火

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

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

王幽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

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

立故太子宜咎是為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

異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滅毛詩  
作威此之謂也

頌曰褒神龍變寔生褒姒興配幽王廢后太子舉

烽致兵笑寇不至申侯伐周果滅其祀



衛宣公姜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  
夷姜生伋子左傳作急子以為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  
壽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  
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  
上而殺之曰有四馬自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  
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  
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  
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壽  
已死矣伋子痛壽為己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  
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既死朔遂立

為太子宣公薨朔立是為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

世

顧校云據左傳及衛世家五世是三之誤三謂宣惠懿也

至戴公而後寧詩云乃如之

人

毛詩人下有今字

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頌曰衛之宣姜謀危太子欲立子壽陰設力士壽  
乃俱死衛果危殆五世不寧亂由姜起

魯桓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  
襄公桓公將伐鄭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如齊  
也申繻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  
禮易此必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桓公不聽  
遂與如齊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



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公羊莊元年傳擗幹而殺之釋文擗本亦作拉遂死於車魯人求彭生以除恥齊人殺彭生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頌曰文姜淫亂配魯桓公與俱歸齊齊襄淫通俾厥彭生摧幹拉胸維女爲亂卒成禍凶

### 魯莊哀姜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如齊與哀姜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婦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忘曰顧校云國語作宗人夏父展韋昭注宗人宗伯也夏父氏也展名也又夏父弗忌爲宗注魯大夫夏父展之後也此疑不忌是展之誤又左莊二十四年傳以爲御孫事亦不同婦贄不過

棗栗

左傳正義云先儒以爲棗取其蚤起也栗取其戰栗也

以致禮也男贄不過玉帛

禽鳥以章物也今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

左傳此句下有而由夫人亂之六字

無乃不可乎公不聽

又丹其父桓公廟宮之楹刻其楠以夸哀姜

此穀梁義公羊

何休注國語韋昭注並用其說

哀姜驕淫通於二叔公子慶父公子牙哀

姜欲立慶父公薨子般立慶父與哀姜謀遂殺子

般於黨氏立叔姜之子是爲閔公閔公既立慶父

與哀姜淫益甚又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遂

使卜齮襲弑閔公於武闈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

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

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

公羊傳作縊殺之

魯遂殺慶



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頌曰哀姜好邪淫於魯莊延及二叔驕妒縱橫慶  
父是依國適以亡齊桓征伐醜殺哀姜

晉獻驪姬

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於  
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公  
子重耳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生奚  
齊卓子本穀梁說左傳其梯生車子驪姬嬖於獻公齊姜先死公  
乃立驪姬以爲夫人驪姬欲立奚齊乃與弟謀曰  
一朝不朝其間用刀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間也  
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

國語韋昭注二屈有南北也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也臣瓚注漢書云汲郡古文翟章救鄭次于南屈

君之境也不可以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  
寇生其心民嫚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  
二公子主蒲與二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遂使  
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二屈口口驪姬既  
遠太子乃夜泣公問其故對曰吾聞申生爲人甚  
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於民今謂君惑於我必亂  
國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強於君君未終命而殺君  
其柰何胡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惠其民  
而不惠其父乎驪姬曰爲民與爲父異夫殺君利  
國民孰不戴苟父利而得寵父字誤國語作文除亂而衆說



孰不欲焉雖其愛君欲不勝也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母章其惡鈞死也母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

祀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弑成大父曰事在晉獻公後與楚平伯嬴傳稱

秦穆公齊傷槐女傳稱宋景公同一乖刺此皆為民而不顧親君不早圖禍且

及矣公懼曰柰何而可驪姬曰君何不老而授之

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君乎公曰不可吾將圖

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以公命告太子曰君

夢見齊姜亟往祀焉申生祭於曲沃歸福於絳公

田不在驪姬受福乃寘鳩於酒施毒於脯公至召

申生將胙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酒於

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犬死飲小臣小臣

死之之字疑衍驪姬乃仰天叩心而泣見申生哭曰嗟乎

國子之國子何遲為君有父恩忍之國語無恩字況國人

乎弑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獻公使人謂太子曰爾

其圖之太傅里克曰太子入自明可以生不則不

可以生太子曰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則驪姬死

吾君不安遂自經於新城廟公遂殺少傅杜原款

使闞楚刺重耳重耳奔狄使賈華刺夷吾夷吾奔

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

之卓子立及殺之乃戮驪姬鞭而殺之史記晉世家集解引鞭殺驪姬於市

下是字疑於是秦立夷吾是為惠公惠公死子圉立

是為懷公晉人殺懷公於高梁立重耳是為文公



亂及五世然後定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  
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頌曰驪姬繼母惑亂晉獻謀譖太子毒酒為權果  
弒申生公子出奔身又伏辜五世亂昏

###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慧

而行亂故諡曰繆逸周書諡法解名與實爽曰繆音靡幼反左傳作穆初成公幼繆

姜通於叔孫宣伯名喬如喬左傳作喬喬如與繆姜謀去

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于鄢陵公出佐晉將行姜

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晉難請反聽命

又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

以魯士晉為內臣顧校云士即事字古通用魯人不順喬如明而逐

之顧校云明即盟字古通用案成十六年左傳云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喬如奔齊魯遂擯繆姜於

東宮始往繆姜使筮之遇艮之六左傳作八史曰是謂艮

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

元亨利貞无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

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也終左傳作然是以雖隨

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

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

棄位而放左傳作媿服虔讀為放效之效此疑飛近而謀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

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

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



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  
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頌曰繆姜淫泆宣伯是阻郝氏懿行曰阻疑阻  
字之誤說文阻驕也謀逐季孟  
欲使專魯既廢見擯心意摧下後雖善言終不能  
補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

夏姬不當稱陳  
女疑鄭字之誤

陳大夫夏徵舒之母御叔

之妻也

陳字及御叔之妻四字舊脫  
從史記陳世家正義引校增

其狀美好無匹內挾伎

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

藝文類聚人部十  
九重三字案姚寬

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為大夫

西溪叢語引宇文士及妝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所謂老而復壯者三也下二句當別有所出史通雜說篇引再為夫人三為王后誤

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

或裴其幡

四字舊脫從藝文類聚校增類聚并引注云蔽膝案穀梁宣九年  
傳云或衣其衣或衷其襦裴衷形近而譌蔽膝不名幡亦疑字誤

以戲於朝泄治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

自子率君而為之不待幽閒於朝廷以戲士民其

謂爾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

之吾二字  
疑誤倒

無害也泄治知之寡人恥焉乃使人徵賊泄

治而殺之

徵字誤黃校云宋  
本模餽似是徵字

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召徵

舒也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

公也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廐門射

殺靈公公孫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

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徵舒定陳國立午是為成



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諫曰不可  
王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  
罰願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軍子反  
見美又欲取之巫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弑  
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天下多美婦人何必  
取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老襄老死  
於邲亡其尸其子黑要又通於夏姬巫臣見夏姬  
謂曰子歸我將聘汝及恭王即位巫臣聘於齊盡  
與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  
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王安人曰左傳  
遂奔晉晉人使  
為邢大夫此疑有脫文  
下大夫二字當上屬

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韓詩外傳同  
毛詩今作也懷昏姻也

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與毛詩  
義異

頌曰夏姬好美滅國破陳走二大夫殺子之身殆  
誤楚莊敗亂巫臣子反悔懼申公族分

### 齊靈聲姬

聲姬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

孟子淫通於大夫慶尅左傳  
作克與之蒙衣乘輦而入

於闕鮑牽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尅將詢之慶

尅久不出以告孟子曰國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

相靈公會諸侯於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

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內君而欲



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則鮑牽而逐高子國佐

二人一本作佐遂此下與左傳不同當別有所出

更以崔杼為大夫使慶

尅佐之乃帥師圍莒不勝國佐使人殺慶尅靈公

與佐盟而復之孟子又愬而殺之及靈公薨高鮑

皆復遂殺子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

寺此之謂也

頌曰齊靈聲姬厥行亂失

失與洪同

淫於慶尅鮑牽是疾

譖愬高鮑遂以奔亡好禍用亡

陳氏與曰亡疑妄字之誤說文妄亂也

亦以

事喪

### 齊東郭姜

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

美而有色棠公死崔子弔而說姜遂與偃謀娶之

既居其室

王安人曰既字絕句居其當作其居文誤倒耳

比於公宮莊公通焉驟如

崔氏崔子知之異日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子

愠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宮由臺上與

東郭姜戲公下從之東郭姜奔入戶而閉之公推

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公曰余

開崔子之疾也不開

上開字當作問公自言來問疾也不開言何故不開也

崔子與姜自

側戶出閉門聚眾鳴鼓公恐擁柱而歌

左傳服虔注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去

故歌以自悔本此傳為說

公請於崔氏曰孤知有罪矣請改心事吾

子若不信請盟崔子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公又

請於崔氏之宰曰請就先君之廟而死焉崔氏之



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侍臣不敢聞命公踰牆而逃崔氏射公中踵左傳公反墮遂弑公先是時東郭姜與前夫子棠母咎俱入崔子愛之使為相室崔子前妻子二人左傳大子城作成少子彊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子上二字行明下又行成字涉頌明成而誤當據左傳校正成有疾崔子廢成而以明為後成使人請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母咎與東郭偃爭而不與成與彊怒將欲殺之以告慶封慶封齊大夫也陰與崔氏爭權欲其相滅也謂二子曰殺之於是二子歸殺棠母咎東郭偃於崔子之庭崔子怒翹之於慶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教也以及至於此吾事夫子國人之所知也唯

辱使者唯讀為雖古字通不可以已慶封乃使盧蒲癸帥徒眾與國人焚其庫廐而殺成姜左傳崔氏之妻曰生若此不若死遂自經而死崔子歸見庫廐皆焚妻子皆死又自經而死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毛詩作撥此之謂也頌曰齊東郭姜崔杼之妻惑亂莊公母咎是依禍及明成爭邑相殺父母無聊崔氏遂滅

衛二亂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瞶知而惡之南子



讒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聵蒯  
聵奔宋靈公薨蒯聵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衛伯姬  
者蒯聵之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悝相出  
公文子卒姬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姬使良夫於  
蒯聵蒯聵曰予苟能內我於國報子以乘軒免子  
三死與盟許以姬為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  
悅良夫乃與蒯聵入舍孔氏之圃昏時二人蒙衣  
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胄  
之士迫其子悝於廁強盟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  
蒯聵遂立是為莊公殺夫人南子左傳無殺南子事又殺渾  
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

將入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左傳孔悝載其母奔宋與此異二女為亂  
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  
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頌曰南子惑淫宋朝是親譖彼蒯聵使之出奔悝  
母亦嬖出入兩君二亂交錯咸以滅身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  
初武靈王娶韓王女為夫人生子章立以為后章  
為太子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瑟史記趙世家作琴曰美人  
熒熒兮顏若茗之榮史記集解引蔡母遂曰陵茗之草其華紫命兮命兮史記今作乎  
逢天時而生史記無此句會莫我贏贏史記莫作無不重贏字集解引蔡母遂曰言有命祿



生遇其時人莫知己貴盛盈端也顧校云  
邃蓋讀音厥為盈詳其文義似亦不重此字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

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甚

有色焉王愛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姚數微

言后有淫意太子無慈孝之行王乃廢后與太子

而立孟姚為惠后以何為王是為惠文王武靈王

自號主父封章於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羣臣安陽

君來朝主父從旁觀窺羣臣宗室

然也儼史記作儼反臣於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久恩衰

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游沙丘

宮史記正義云沙丘宮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

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閉之史記作開之索隱云譙周及孔衍作閉之

開謂藏也兌因圍主父宮既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

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

得又不得食乃探雀鷺而食之史記索隱引曹大家曰鷺雀子也生受哺者謂之鷺集解

引蔡母遂曰鷺鷺子也三月餘遂餓死沙丘宮詩曰流言以對寇

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頌曰吳女苕顏神寤趙靈既見嬖近惑心乃生廢

后興戎子何是成玉閉沙丘國以亂傾

### 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

初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為春申君舍人

乃取其女弟與春申君知有身園女弟承間謂春



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三十餘年

三字誤楚策四史記春申君傳皆作二

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立兄

弟即楚更立君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王兄

弟誠立

王字舊脫從別本校增

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

乎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

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楚王必妾

妾上脫幸字當據楚策史記校正

妾

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

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

謹舍之言之考烈王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悼

立為太子園女弟為后而李園費用事養士欲殺

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

家悼立是為幽王

顧校云史記楚世家十年幽王卒此下當脫幽王死三字也

后有考烈王

遺腹子猶立

史記楚世家同六國表名郝

是為哀王考烈王弟公子

負芻之徒

表及世家並云負芻哀王庶兄與此不同

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

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家而立負

芻為王五年而秦滅之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餒

此之謂也

頌曰李園女弟發迹春申考烈無子果得納身知

重而入

詩箋云重謂懷孕也

遂得為嗣既立畔本宗族滅弒

趙悼倡后

倡后者邯鄲之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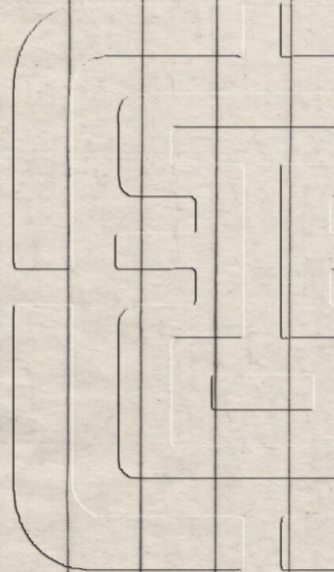
四字舊脫從史記趙世家集解馮唐傳索隱引校增

趙悼襄王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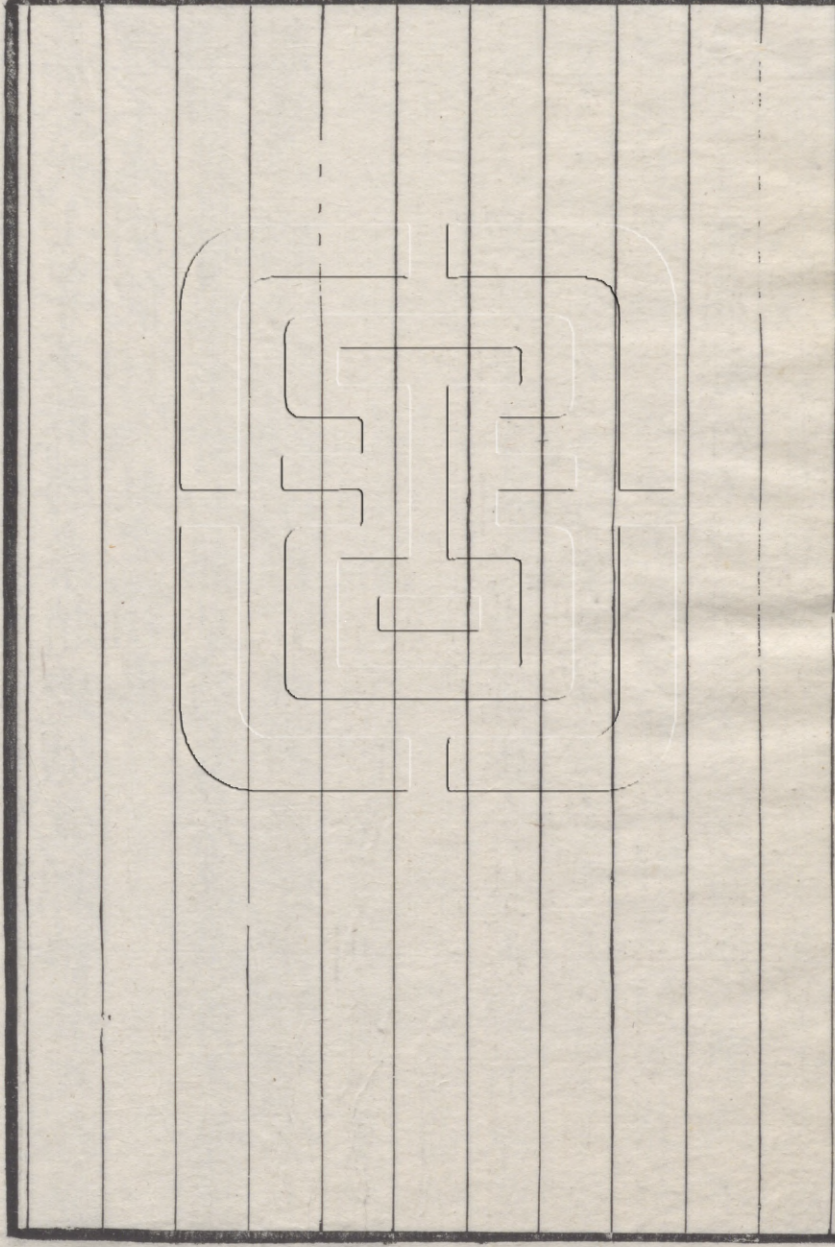


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日盧校改嫁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爲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爲太子倡后既入爲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於王陰譖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爲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爲幽閔王史記作幽繆王徐廣曰又云潛王潛與閔同倡后淫佚不正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

嘉於代七年不能勝秦趙遂滅爲郡詩云人而無禮不死胡俟胡毛詩作何此之謂也  
 頌曰趙悼倡后貪叨無足墮廢后適執詐不慙淫亂春平窮意所欲受賂亡趙身死滅國國顧校改族







續列女傳卷之八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周郊婦人

仁智 此二字從明張溥翻宋本增後放此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敬王之時王子朝怙寵為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於子朝春秋魯昭二年六月

當作二十六年案左傳在昭二十六年十一月傳下文云是其過三歲乎至昭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尤其明證

晉師納

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楚數日道還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辟不遠昊天不忒



此之謂也

陳辯女 辯通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我將舍汝 太平御覽木部四引注云舍置不畱女也案曹大家不見續傳此不知何人注採桑女乃為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 梅當作棘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注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鴉汝獨不愧也屈子益用詩意此傳及叔師竝本三家二章皆作棘後人據毛詩改之洪氏楚辭補注王氏詩攷引傳作棘是其誤已久矣 **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 訊當作諷廣韻六至引詩作諷止王逸楚辭注引訊予作諷予今毛詩止亦誤作之 **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大夫曰其梅則有 楚辭補注作其棘則是 其鴉安在女曰陳小

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 舊誤飢餓從楚辭補注校改 加之

以師旅其人且亡而况鴉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既見

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聶政姊 節義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 史記刺客傳政姊榮集解曰一作嬰 聶政母既終獨

有姊在及為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

韓暴其尸於市購問以千金莫知為誰姊曰弟至

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 之弟韓策史記作弟之 非弟意也乃



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軹深井  
里聶政也史記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亦自殺於尸下晉楚齊  
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  
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去韓策吳師道補注作法詩云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  
懷此之謂也

王孫氏母 節義

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  
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  
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  
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

處汝尚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  
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  
四百人與之誅淖齒漢書顏師古注曰淖音女教反字或作卓刺而殺之君子  
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  
之謂也

陳嬰母 賢明

漢棠邑侯

漢書功臣表作堂邑堂棠古字通

陳嬰之母也

史記項羽紀集解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墓在

旌始嬰為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秦二世之

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  
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  
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曰我為子家婦聞先故



不甚貴故史記作古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

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為人所指名也

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後項氏敗

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

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

貽毛詩作詒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王陵母節義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為縣邑豪高祖

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太平御覽人事部八

二千下有人字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為敵國得陵母置軍

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而私

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太平

御覽下有也必得天下五字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

劍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

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史漢年表自陵至侯定凡五世元狩五

年坐酎金國除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

世矣

張湯母仁智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

為御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悛改後

果為丞相嚴青翟莊青翟漢避明帝諱改嚴及三長史朱買臣王所



怨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史漢本傳皆云事下廷尉丞相及

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母

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史記何厚葬乎漢書

平作為此疑脫一字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

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嚴青翟自殺

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

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雋不疑母母儀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為京兆

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引注云平其事反

死為生也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十一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即誤耶從漢書本傳校改

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

不食由是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舊誤不嚴不殘從太平御覽校改漢書同君

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太平御覽教下有字詩云昊天疾威韓詩

外傳同毛詩作昊天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於下土

也

楊夫人賢明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

昌邑王賀即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

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

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

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



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  
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  
衣還做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  
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做薨益封三千五  
百戶君子謂做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展  
彼碩女展毛詩作辰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霍夫人顯孽嬖

霍夫人顯者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之妻也漢書晉灼注漢

語光嫡妻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

奢淫虐害不循軌度光以忠慎受孝

武皇帝遺詔輔翼少主當孝宣帝時又以立帝之功甚見尊寵人臣無二顯有小女字成君欲貴之

其道無由會宣帝許后當產疾顯乃謂女監淳

于衍

監字誤漢書外戚傳作醫霍光傳作乳醫

曰婦人挽乳大故

說文挽生子免身也外戚傳作

免

十死一生今皇后當挽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

女得為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擣附子碎太醫大

丸中持入遂藥弒許后事急顯以情告光光驚愕

業已治衍奏因令上署勿論

顧校云當是奏上因署今勿論李奇所謂光題其奏也字誤倒

耳或後人因顏師古說改令上十一字連文案顧校是也

霍光傳外戚傳並奏上連文師古注霍光傳亦用李說

顯遂為成君

衣補治入宮具果立為后是時許后之子以正適

立為太子顯怒歐血不食曰此乃帝在民間時子

安得為太子即我女有子反當為王耶復教皇后

令毒殺太子皇后數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之光



既薨子禹嗣為博陸侯顯改更光時所造瑩而侈  
大之築神道為輦閣幽閉良人奴婢又治第宅  
作乘輿輦盡繡網鞞顧校云盡是畫字之誤案顧校是也霍光  
傳如畫繡網馮如淳曰網亦茵馮謂所馮  
者也釋名鞞伏也在前  
人所伏也是鞞即馮矣黃金塗為薦輪段校云為當作韋絮二  
字案段校從霍光傳也  
此傳或止一韋字  
聲近誤為耳侍婢以五采絲鞞顯遊戲霍光傳下  
有第中二字又  
與監奴馮子都淫亂禹等縱弛日甚宣帝既聞  
霍氏不道又弒許后事泄顯恐怖乃謀為逆欲廢  
天子而立禹發覺霍氏中外皆腰斬而顯棄市后  
廢處昭臺宮詩云廢為殘賊莫知其尤言伏於  
惡不知其為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嚴延年母仁智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  
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為河南太守  
所在名為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漢書本  
傳作上流血  
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太平御覽刑法部八引注云  
以用刑殺為王若屠者也其母常從  
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太平御覽  
引注云所  
報決刑戮  
之囚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冒入府延年出至都  
亭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  
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  
化義漢書  
作愛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  
致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為  
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



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老當漢書作當老

行矣去汝東海漢書作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

弟宗族復為言之後歲餘為府丞所章結漢書師古注結正其

也罪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於市東

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

之憂矣寧自全矣全字誤當從詩作今其嚴母之謂也

漢馮昭儀節義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為長使數月為美人生男是為中山孝王美人為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

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

而立漢書外戚傳直下有前字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

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

坐漢書至上有熊字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傅

昭儀等皆慚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為昭儀隨

王之國號中山太后漢書馮婕妤男立為信都王尊婕妤為昭儀元帝崩為信都太后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

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

公子狩論語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王章妻女仁智

王章妻女漢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為書生學於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



漢書顏師古注云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

與妻訣泣涕妻呵怒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愈於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至京兆尹成帝舅大將軍王鳳秉政專權章雖為鳳所舉意不肖附會有日食之變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事成當上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流涕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遂上天子不忍退鳳章猶是為鳳所陷猶與由古通用漢書本傳作由事至大逆事漢書作罪收繫下獄章有小女年十二夜號哭曰平日坐獄上顧校云平日坐漢書作平生張晏曰平生先時也此蓋後人增日字又改生為聞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子皆徙合浦鳳薨後

成都侯王商為大將軍閔章無罪白還其妻子財產田宅眾庶給之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詩云昊天已威予慎無罪言王為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遘咎也

班婕妤辯通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況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宮為小使漢書外戚傳作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嬃漢書作嬖女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



詩及窈窕德家

漢書作象

女師之篇

漢書顏師古注皆古箴戒之書也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即

是詩篇蓋失之矣案顏說非也窈窕關雎也德家鵲巢也二字見毛詩序家象形近而誤女師葛覃也見毛詩傳此抑亦稱白圭時邁亦稱肆夏之例

必三

復之每進見上疏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隆

於女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婕妤帝曰

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

也其後趙飛燕姊妹

當作娣字誤

有寵驕妒

王安人曰驕妒二字下文方見疑此行

譖訴婕妤云挾邪詛祝考問班婕妤曰

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

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

之何益故弗為也上善其對而憐閔之賜黃金百

斤時飛燕驕妒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

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曰承祖

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俶靈

說文俶善也漢書作淑

登薄軀於宮

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

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

增舊設層從別本校改漢書亦

作增應劭曰後宮有八區增成第三也

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

離與縞同爾雅釋器婦人之幃謂之縞孫炎注幃巾也

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

離與縞同爾雅釋器婦人之幃謂之縞孫炎注幃巾也

陳女圖而鏡鑑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

兮哀褒豔之為尤

豔漢書作闌案谷永傳閭妻驕扇顏注引魯詩此後人依毛詩改之尤漢書作郵下同

美

皇英之女舜兮

舜漢書作虞

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

靡及兮

舊誤乎從別本校改漢書亦作兮

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

懼兮閔繁華之不滋

繁漢書作蕃

痛陽祿與柘觀兮



觀漢書作館仍緜祿而離災豈妄人之殃咎兮將天命

晉灼作觀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以漢書作已遂奄莫而昧幽

奄漢書作晦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尤奉供

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供灑埽於帷幄兮永

終死以為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

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局華殿塵兮

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屋蔭兮檐帷漢書作廣室陰

今帷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悴慘兮

帷暗紈素聲悴慘漢書作碎紈文選琴賦注引作翠紈並聲近而通用神眇眇兮密靖處靖

書作君不御兮誰為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

綦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漢書無下字顧左右兮

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壹過兮若

浮壹漢書作一己獨嚮兮高明嚮漢書作享處生民兮極休勉

娛精兮極樂娛漢書作虞與福祿兮無期綠衣白華漢書衣下

有兮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因

葬園中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之言蓋宣后之

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譖定

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

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斐毛詩作匪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瑟兮僊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

可諉兮其班婕妤之謂也

趙飛燕姊姊孽字嬖



趙飛燕姊姊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  
 姬也飛燕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成  
 帝常微行出過河陽當從漢書外戚傳作陽阿五行志亦誤作河陽樂作上見  
 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天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  
 妤貴傾後宮乃封父臨為成陽侯有頃立飛燕為  
 皇后其姊為昭儀飛燕為后而寵衰昭儀寵無比  
 居昭陽舍其中廷彤朱殿上漆漢書漆上有髮字砌漢書皆銅  
 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往往為黃金釭漢書壁下有帶字函藍  
 田璧玉漢書無玉字明珠翠羽飾之後宮未嘗有焉姊  
 姊專寵而悉無子嬌媚不遜嫉妒後宮帝幸許美  
 人有子昭儀聞之謂帝曰常給我從中宮來今許

美人子何從生對手自擗漢書手上有以字擗作擗集韻擗擗同以頭擊柱

從床上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

爾帝曰我欲語之反怒為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

如是不食謂何漢書如作知當絕句是字屬下讀陛下常言約不負汝

今許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

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之上者無憂也乃詔許

氏夫人氏字衍夫疑美之誤令殺所生兒與漢書微異革篋盛緘之漢

書作葦帝與昭儀共視復緘封以御史中丞印出埋

獄垣下中宮史曹宮字偉能御幸生子漢書曹宮以元

未殺昭儀怒掖庭獄丞籍武因中黃門奏事曰陛

下許美人以二年十一月乳與此傳先後不同帝復用昭儀之言勿問男女殺之宮



下無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帝不聽時兒生八九

日遂取去殺之亦與漢書微異昭儀與偉能書及藥令自死

偉能得書曰果欲姊姊擅天下且我兒額上有壯

髮似元帝今兒安在已殺之乎漢書作危殺之矣疑乃飲

藥死自後御幸有子者輒死或飲藥自墮由是使

成帝無嗣成帝既崩援立外藩仍不繁育君子謂

趙昭儀之凶嬖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

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毛詩作瀕此與鄭箋改字合泉之

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

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漢孝平王后貞順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

平皇帝之后也為人婉嫕有節行嫕舊誤淑從北堂書鈔后妃部二說文繫傳心部

引校改漢書外戚傳同文選女史箴注引曹大家曰婉柔和嫕深遠也洞簫賦注引曹注作廢瘞正字嫕應皆俗誤字

后年九歲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只字疑誤漢書無此字以女

配帝設詐以成其禮諷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

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

甄豐以下四十人漢書作四十九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

遣司徒司空皆當有大字左右將軍甄邯奉乘輿法駕迎

皇后於安漢公第司徒授璽綬登車稱警蹕時自

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畢大赦

天下賜公卿下至趨宰執事趨漢書作駟皆有差后立歲



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

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

軍孫建世子豫漢書作豫飾二字師古曰豫盛飾也急就篇豫飾刻畫無等雙疑此脫飾字又譌豫為豫耳將

醫往問疾后大怒答鞭旁侍御漢書旁上有其字因廢疾漢書

作發病發廢古通用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

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

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為存亡改意可謂節

行不虧汚者矣詩曰髡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

靡他此之謂也

更始韓夫人 孽嬖

漢更始韓夫人者更始皇帝劉聖公之夫人也佞

諂邪媚嗜酒無禮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平林

下江之眾起自立為更始將軍兵威日盛遂自立

為帝以紹漢統及申屠建封莽首詣宛後漢書劉玄傳首上有傳

字此更始視之曰不如此當與霍光等韓夫人曰不

如此帝那得之其佞巧得更始意如此更始既墮

於政事墮一本作惰而韓夫人嗜酒淫色北堂書鈔后妃部四作淫遊日與

更始醉飽沈湎飽舊誤飲從北堂書鈔校改乃令侍中於幃幕之內

詐為更始與羣臣語羣臣知非更始聲莫不怨恨

尚書奏事韓夫人曰帝方對我飲樂正用是時來

奏事由是綱紀不攝諸侯離畔赤眉入關不能制

乃將妻子奉天子璽綬降於赤眉為赤眉所殺



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一作壹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梁鴻妻 賢明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後漢書逸民傳鴻字伯鸞同郡孟氏

之女也也字舊脫從文選劉先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脩

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自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

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後漢

書作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賢遂求納之孟氏

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

義斥數妻後漢書斥上有簡字妾亦已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

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

時今若衣綺繡傅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

子不堪妾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麤衣椎髻而前

鴻喜曰如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

名曰運期字俟光後漢書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疑此有脫文俟侯形近亦有一誤共遯逃霸

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

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

至會稽賃舂為事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舉案

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

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明德馬后 母儀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

馬援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

接待同列以承至尊以舊誤如從別本校改先人後己發於至誠

由此見寵時及政事后推心以對無不當理意有

所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

繼嗣當時而立司馬彪續漢書作當以時立薦達左右如恐弗及其

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與之

愈隆是時宮中尚無人事皆自為舞衣袿裁成手

皆瘵裂漢書文穎注瘵寒創也終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僮御

雜錯或因有所訴恐萬分見於顏色故預絕其漸

其慎微如是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舊誤官從別本校改

東觀漢記作宮以率八妾漢書五行志注云一娶九姓正嫡一人餘者妾也故云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

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

大練御者禿裙不緣率皆羌胡倭越未嘗請舊人

僮使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麗疏反以為綺

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

無不嗟息性不喜出入游觀未嘗臨御窗東觀漢記窗下有堂

字馮魴傳東西完塞諸窗望令緻密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

希從輒戒言不宜晨起及禽王安人曰及疑從字之誤因陳風邪霧

露之戒辭意甚備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畧

說大義讀楚辭不竟賦誦過耳句疑有誤續漢書作讀楚辭尤善賦頌疾浮

華聽言觀論輒摘發其要讀光武皇帝本紀至於



獻千里馬寶劍者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手不

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時有楚獄因證相引因當作

間為上言之惻然感動於是上衣夜起彷徨夜上行

思論所納非臣下得聞后志在克己輔佐東

郎訖永平世不遷明帝體不安召黃門侍郎防奉

參醫藥夙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

參醫藥事公卿諸侯上書言宜遵舊典封舅氏

太后詔曰外戚橫恣為世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

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

流滿道至有饑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

諸王財令半楚淮陽王財與吾子不當與光武帝

子等今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自束脩冀欲

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

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

是者欲身帥眾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

反共言太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

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蒼頭衣綠直領後漢書

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絕其歲

用冀以默止謹耳此用東觀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

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養其親奉脩祭祀



身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既珍盧校既作之

司農黍稷身則衣御府之餘繒尚未足耶必當得一縣上令長樂宮有負言之責內亦不愧於世俗

乎先是時城門越騎校尉治母喪起墳微大後太后以爲言惶懼即時削減成墳二字疑衍後漢書無上下相承

俱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入問起居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

踰六尺章帝緣太后意白賜錢五百萬新平王衣紺縞直領謫以不得厚賜於是親戚被服如一教化不嚴而從以躬親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蠶室濯

龍中此亦依東觀漢記文后親往來占視於內二字疑衍東觀漢記後漢書皆無以

爲娛樂教諸小王試其誦論衍衍和樂日夕論道以終厥身其視養章帝過所生章帝奉之竭盡孝道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爲衆女師範在國則可爲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謂也

梁夫人嫗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於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爲太子竇后母養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竇后竇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

梁夫人嫗辯通

梁夫人嫗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

姨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

進御於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爲太子竇后母

養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竇后竇后驕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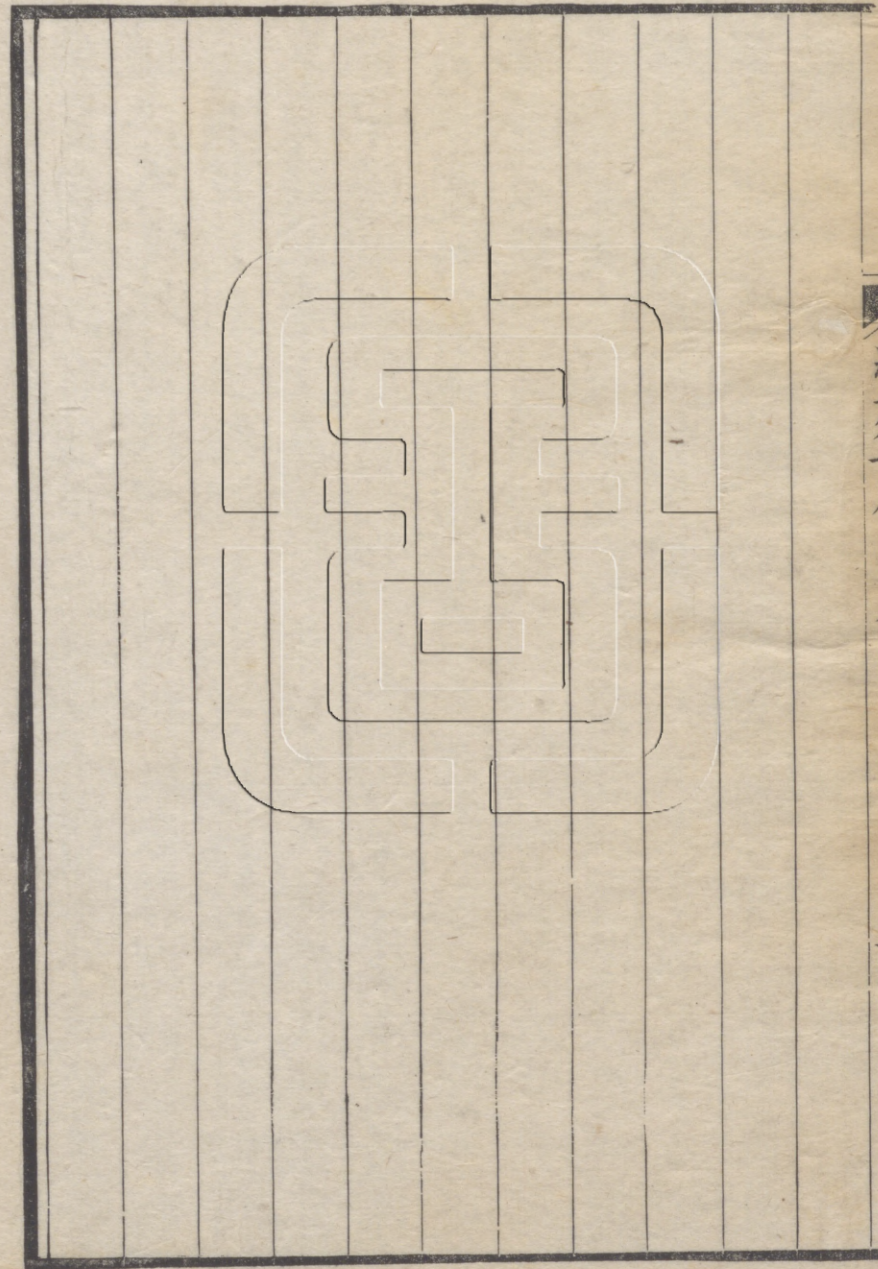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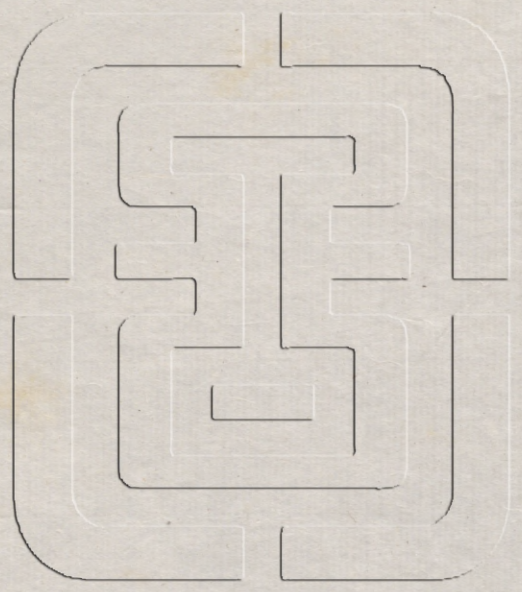
欲專恣害外家乃誣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



書收殺之家屬移九真後和帝立竇后崩諸竇以  
罪惡誅放嫔從民間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  
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育  
生明聖託體陛下為竇憲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  
竦冤死牢獄體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  
脫身竄伏草野嘗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  
聖之德攬統萬幾憲兄弟姦惡伏誅海內曠然各  
得其所妾幸蘇息拭目更視敢昧死自陳父既湮  
沒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在絕域後漢書  
梁竦傳  
及字弟上有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枯骨妾  
聞文帝即位薄氏蒙達後漢書  
作蒙榮宣帝繼統史氏復

興妾自悲既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章  
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知事明  
審引見嫔對上泣涕賞賜累億嫔既素有節行  
又首建此事上嘉寵之稱梁夫人擢嫔夫樊調為  
郎中遷羽林郎將後漢書擢調為羽林  
左監遷光祿大夫恭懷后遂乃改殯  
於承光宮葬西陵追謚竦為褒親愍侯徵還母及  
弟等及既到皆封侯竦子棠樂平侯雍  
乘氏侯翟單父侯食邑五千戶君  
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魂還  
母萬里為家明開王國之祚使天子成母子之禮  
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  
之謂也





糸友方傳卷八

期



